

陳公博亡命記

小川哲雄著。陳鵬仁譯

日本顧問安排路線

現任日本拓殖大學常務理事小川哲雄，於上月間由東京原書房出版「日中終戰史話」一書，以敘述他陪同陳公博等亡命日本，和應中國政府要求，日本政府把陳公博等送回中國大陸的經過。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四日晚上，當時隸屬於「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軍事顧問部」的陸軍主計中尉，汪精衛偽政權的軍事顧問兼經濟顧問助理小川，在日本駐淪陷區南京大使谷正之的官邸，得到副參謀長今井武夫少將的命令如下：

- 一、領導陳（公博）「主席」一行亡命日本
- 二、亡命日本的途徑，先到青島，爾後伺機赴日。
- 三、一行亡命所需經費儲備券一億元（合當時日幣大約一千八百萬元），將經由橫濱正金銀行滙去。
- 四、明天（二十五日）清晨出發。

二十五日凌晨，小川趕往「主席公館」，「

主席」陳公博、陳太太、「經理總監」何炳賢、「行政院秘書長」周隆庠、「實業部長」陳君懋、「安徽省長」林柏生、「秘書」莫國康七人與小川，由總司令部參謀小笠原「歡送」，分乘兩部車子，從頤和路的「公館」出發，一路上彎了幾條街，到達故宮機場。

他們乘的是MC機，機內前面左邊祇有一個座位，給陳公博坐，其餘的人都坐在用油地氈鋪的鐵板上面；飛機往北越過長江，小川下令往東海飛去，隨後即問陳公博，是否就直飛日本，降落鳥取縣的米子。陳說：「全交給你，你給看着辦罷。」飛機勉強降落在亂七八糟、全是砂灘的跑道——米子機場。

機場沒有任何人影，小川把他們留下來，隻身往東北方向的松林走去，走出松林後，遇到一輛老爺卡車；小川請司機開到市政府。待司機同意了，小川才回去把他們帶上卡車，讓陳公博夫婦坐在司機旁邊，其餘站在車臺上。

在路上，小川借一雜貨店的電話打給米子市長齊藤干城，齊藤是得悉陳公博一行亡命日本的第一個人。他說：「歡迎你們來。」當他們到市

長室後，齊藤更說：「遠路辛苦。這裏已經是日本了，請坐請坐，請放心，我們一定盡全力來效勞。」齊藤曾任日本陸軍第五師團軍醫部長和關東軍軍醫部長，因此他表示得很親切。

市政府的女職員端來了三大盤的白米飯團和黃蘿蔔給他們作午餐，用手拿着吃（以當時的情況來講，這是很不容易的了）。

市長派兵役課長倉敷恒德和課員東中勳來照顧他們，祇派了一輛消防車給他們用；小川覺得很狼狽，陳公博也啼笑皆非。陳夫婦只好坐在司機助手位子，隨行人員只有名副其實地掛在消防車的左右前後。車子開到戰時的海軍軍官俱樂部水交社，分配房間後，林柏生才伸着腰喊說：「啊……終於到了日本了。」

晚飯的菜大多是魚，但他們不敢吃生魚，祇吃些炸的和煮的東西。當天晚上，小川和周隆庠、東中商量第二天的事。談到費用，小川從口袋裏掏出一百萬元的汪偽政權儲備券；東中說：在日本這不能用，這一百萬元等於一堆廢紙。

在上海東亞同文書院畢業，並曾在「每日新聞外報部支那課」工作過的織田收，受米子市長

之託向銀行借了兩萬元日幣，給陳公博一行作生活費用。

改裝日人避過耳目

由於穿西裝的男人和着中國服的女性乘消防車走過米子市內大馬路，因此已經有不少人知道中國人來到此地。八月二十六日，小川和倉敷不得不到別處去藏身，最後在鳥取與米子兩市間，南背湖、北向日本海的淺津溫泉的望湖樓落脚。

倉敷好不容易找得一部老朽木炭巴士，問題是他們的服裝，讓人一看就曉得他們不是日本人，他主張他們必須改扮成日本男女模樣，即女的穿裙褲，男的穿日軍士兵的軍服；當巴士抵達望湖樓，老板中島夫婦出來迎接，簡直不敢相信他們是汪偽政權的「要人」。

八月二十七日，小川前往鳥取縣政府與特高課長和內務部長（即民政局長）會面，請求給予照顧。但他們態度却非常冷淡，縣政府官員之所以這樣冷淡，一是因為這不是他們的分內工作，其次還是怕給盟軍知道，從而受到連累。因此，小川祇好到東京設法。

小川前往東京之前，告訴了陳公博，陳說：他也要正式向日本政府致意。於是拿起毛筆，給當時的首相東久邇宮、陸軍大臣下村宏和外務大臣重光葵寫了信。根據小川的說法，書信的內容大致如下：「爲使戰後處理順利，我一時離開南京，來打擾貴國，請多多關照。但絕不會爲貴政府添加麻煩，萬一發生此種情況，請勿客氣告訴我。謹此致敬意。」

八月二十九日，小川在沒有立錐之地的火車裏，站了三十多個小時纔到達東京。他看不到戰前東京的任何影子；小川在新橋車站睡了一晚，便趕往陸軍省。他到大臣副官室填寫自己姓名和官階，求見陸軍大臣。副官以藐視人的眼神交互看他與陳公博的信，而往裏邊走去。一會兒出來的大胖副官說：「大臣和次官正在開重要會議，不能見面。親筆信我負責轉呈。」副官又自言自語說：「因爲麥克阿瑟將飛抵原木機場……」

把三封親筆函交給副官以後，小川到了陸軍省的幾個單位，但也沒人理他；他垂頭喪氣地離開陸軍省。走完了陸軍省的下坡路，他忽然想起：應該到外務省去看看。

小川走進外務省的一個單位，向最靠近門口的一個職員說明來意。這個職員立刻替他打了幾個電話，並請他稍等一下，然後出去。不久，滿頭大汗的回來。他對小川說：「田尻（愛義）次官要見你。」即把小川帶到田尻次官的辦公室。

東山工作方案人物

田尻請小川坐下，並說：「太辛苦了。」同時道：「要請你到京都去。」原來，外務省已經在着手辦理「東山工作」了。所謂「東山工作」，根據「昭和史的天皇」之作者松崎昭一所發現的資料，內容如下：

有關東山商店一行之案件（昭和二〇・八・二九 管一）

陳前國民政府代理主席一行居留日本期間的處置：

一、以東山商店一行爲其假名，一行的化名如次：陳公博——東山公一，陳夫人——東山文子，莫國康——青山貞子，林柏生——林博，陳君慧——西村君雄，周隆岸——中山周，何炳賢——河田賢三。

二、本案的實施，由外務省擔任（令外務囑託，前國民政府顧問岡部長二在現地關照，並另派臨時官員）。

三、特派遣外務省官員到米子，將一行移往京都，並令其暫時居住該地。但依情況的變遷，可能移動其他地區，並應作其準備（在京都，以民間人的住宅供其住宿）。

四、關於有關本案由南京的滙款，設法以十八元的行市兌換成日元。

上述文書，係以大東亞省的信紙打面字，上蓋着「極秘」（極機密）的紅色印章。而由此我們當可知，第一，由外務省負責處理陳公博一行的亡命；第二，關於陳等的亡命，因爲日本大使館的聯絡，已經作了某種程度的預測和安排；第三，「以十八元行市兌換……」，顯然地指着今井副參謀長在南京大使谷面前所說「滙一億儲備券」而言；第四，小川於八月二十六日或者二十七日，從鳥取縣松崎打給陸軍省的電報，確已收到，因爲它說「特派遣外務官員到米子」。

由外務省移送京都

外務省派了當時的調查官山本晃一和大東亞省支那事務局事務官仲村清市前往米子，以便帶領陳公博到京都。田尻說：「他們預定於九月一日抵達京都……」，小川便直往京都去等他們。

九月一日，陳公博一行告別望湖樓，外務省顧問岡部長二、近衛前首相的私人秘書塚本義照、京都府警察本部特高課警部補（相當於我國的巡官）廣瀨秀夫，和另外一個特高課課員，代表重光外相、近衛前總理和京都知事三好（重夫）在福知山車站，歡迎他們。

爲避開人們的注意，陳公博一行在嵯峨車站下車，本來京都府政府安排他們住京都飯店，但陳公博不肯住旅館，後來改住洛西花園榮田一雄的別邸；惟因房間不夠用，林柏生、陳君慧、何炳賢、小川和外務省官員都住在京都飯店。別邸的事，則由不破貞子照顧，飯菜悉由京都飯店送去。

九月二日，在東京灣密蘇里軍艦上，日本政府正式向盟軍投降，盟軍即將佔領日本。陳公博一行非得另找隱匿處不可。經三好京都府知事與臨濟宗天龍寺派大本山天龍寺的關精拙老師商量，找到由村上慈海師主持的金閣寺。但金閣寺頂多祇能住四、五個人。因此另外找得對文莊。

九月八日，陳公博夫婦、周隆岸和莫國康住進金閣寺，林柏生、陳君慧、何炳賢和小川搬進對文莊。金閣寺是臨濟宗相國寺派的特別本山，正式名稱爲鹿苑寺，於一三九七年，由足利義滿所創建。陳公博住最裏頭的常足亭，其餘三個人，在書院起居。外務省官員則住在後屋旅館。

安原斯文（斯文是片假名的音譯）任陳公博夫婦的日語老師，不破貞子和大原美代子照料其身邊的一切。陳公博每天的活動是讀書、散步、學日語和打麻雀。每天早晨，周隆岸（九州大學

出身）翻譯報紙的要點給陳公博聽，陳感覺興趣的，則全部譯出來。中文書祇有織田收送給他的那三本。黃昏時刻出去散步，晚上打牌，這是他們唯一的娛樂。九月十二日（或十三日），陳公博曾經欲以手槍自殺未遂。

放出舉槍自殺新聞

在這以前，亦即八月三十日的「朝日新聞」，報導北京二十九日同盟通信社的消息，據說陳公博於二十六日企圖自殺，情況嚴重，於二十九日不治死亡。但八月二十九日，當時的外交部情報司長邵毓麟，已經向谷正之提出引渡日本幫助其亡命到日本之陳公博的要求。

九月三日，重慶中央社消息說：「陳公博自殺爲虛報，實亡命日本」。其所報導內容，與所有事實大致相符。九月八日，何應欽總司令向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提出備忘錄，正式要求岡村負責轉達日本政府，速將中華民國的叛國罪犯陳公博等（裏頭有岑德廣，沒有陳公博太太）逮捕，並押送到南京陸軍總司令部。

九月二十五日，外務省管理局第二部長大野勝已（外相已經換了吉田茂），以東山工作的負責人身份，前往金閣寺，代表日本政府，正式對陳公博轉達日本政府的意向。其內容是：(1)詳細說明與重慶當局折衝的經過，包括何應欽備忘錄；(2)強調日本政府並非不顧信義；(3)不說日本政府的正式意見，設法套出陳公博的意向，以便處置。

大野帶了一個姓中村的翻譯官。周隆岸陪陳

公博在書院等着。大野坐下後低着頭，一言不發，於是周隆岸說：「這樣熱，辛苦了，京都的夏天真是……。」這時大野纔抬起頭說：「讓你們很不自由……。」爾後便說不出話來。至此，陳公博開口了：「大野先生，你想說什麼，我已經大概都知道。沒有什麼好擔心的事情，你放心吧。」

大野把來意告訴了陳公博，但沒說出日本政府的希望。陳公博望着天花板，然後瞪着大野斷然說：「我要回去，回去中國。」陳公博要求大野代其給何應欽總司令打電報，請中華民國派專機接他回去，以便自首。

對於這個電報，九月二十九日支那派遣軍總參謀長來了極機密回電（總參三電第二九四號），它說：

一、關於陳公博之回國自首，今并副參謀長和石黑（四郎）書記官已將陳公博的電報和外相的希望轉達何總司令部。

二、回國時將派中國飛機，中國方面三人，日方五人前往迎接。

三、陳公博夫人及莫國康女士等必須全部回國。

總參謀長又來一電（總參一電第四九一號）說：

關於陳公博的回國，中國當局催之甚急。爲此擬於三十日派遣專機赴日，請考慮左列事項，進行準備，急回電。左記

一、派遣飛機：中國空軍飛機（C—147）

二、往接人員：顧問部淺井上校、總軍楊山中校、大使館石黑書記官外兩名。

三、三十日先飛抵福岡（雁之巢）（一語不清楚）。

四、飛行許可手續悉由中國負責。

十月一日晚上，陳公博一行離開金閣寺，往九州出發。當天下午，近衛託辭乃母去世四十九日，前來京都與陳公博會面，由周蔭序任翻譯。

回國受審被處死刑

十月三日下午三時許，陳公博一行所乘的空軍專機，飛抵南京的大校機場。陳公博首先被關於老虎橋監獄，後來移到蘇州獅子口監獄。

一九四六年四月五日，江蘇高等法院開始審判漢奸南京偽國民政府主席陳公博，四月十二日，判處陳死刑，六月三日上午八時槍決。林柏生也判死刑，周蔭序無期徒刑，陳君懋十四年有期徒刑，何炳賢八年有期徒刑，莫國康十二年有期徒刑。

陳公博太太李勵往，因為陳公博的要求，臨

走時交給小川，要她將來照顧陳公博母親和兒子，但後來陳太太還是希望回國，而於十一月二十七日，由博多乘明優丸回國，小川陪她去。船從吳淞砲臺左邊，溯黃浦江而上，沒多久就停了。

一艘小汽艇前來靠近明優丸。小川以為是海關的汽艇，為準備上岸，陳太太回到她的房間，小川留在甲板上。小川正在望着岸邊的風景時，陳太太被五、六個中國兵帶走，乘剛才那條汽艇而去。

日皇胞弟反省自肅

小川的這本書，還有一件事特別值得一提。日皇的胞弟三笠宮於抗戰期間，在大陸當上尉參謀，用的是若杉姓。

記得這個若杉參謀，曾於一九四三年春天，對總司令部的尉級軍官下命令，在三十字以內說明中日事變至今未能獲得解決的根本原因。數日後，幾百名尉級軍官集於總司令部大禮堂，若杉參謀站在講臺上，背向黑板，左右兩邊由總司令官、參謀長、將官、校官陪着坐；若杉

參謀對每個人的解答一一講評，並認為祇有一個人答得令他滿意。

這個人是澤井中尉，他的答案為：「中日事變未能解決的根本原因，在於日本人不能徹底作為道地的日本人。」若杉參謀令澤井讀其答案，爾後大聲怒說：

「對！事變未能解決之根本原因，在於日本人未有真正的日本的行動。搶奪、強姦，什麼是皇軍？欺侮中國老百姓，還敢叫做聖戰？日本軍人在大陸的這種作法，對得起陛下嗎？」

總司令官以下，將官校官都低着頭，滿堂一片肅靜。若杉參謀繼續說：

「我日本軍最需要的不是武器彈藥，也不是訓練，而是這個。」

他向後轉，在黑板上寫「反省、自肅」四個大字。

「自反、自慎，自問自己的一舉一動是否合乎聖旨？」他的一言一句，有若烈火，抨擊日軍的驕傲，和在大陸日本人的墮落。說畢，在全體人員起立中，若杉參謀愜然而去。

大專 最新應用文

邵健行 著 二十四開本 穿線平裝

定價壹佰伍拾元

郵撥 0014044 號中外雜誌社

本書為邵健行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應用文的涵義、特質、種類、書信種類、結構、術語及書信的信箋和信封的寫法。便條。名片。柬帖。公文。電報。會議文書。契約。慶弔文。對聯、預辭。啓事。廣告……等及待人治事日常生活有密切關係的應用文範例。王成聖教授作序。定價壹佰伍拾元。適合大專教材及一般閱讀之用。中外雜誌長期訂戶八折優待祇收壹佰貳拾元。